

◇尘世写真

“奇”人老刘

[山西]李永苗

老刘是我曾经的工友。我刚进鼓楼南站快递点时,老刘从南外环站点调了过来。听店长提起过,赫赫有名的老刘同志,很早就来申通工作了,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。

直到见到本人,我吃惊不小。他才五十来岁,脸上刻满皱纹,顶着一头灰白的短发,身板不足一米五,体重还不到八十斤,两条小腿细得像麻杆,夏天从没见过他穿过短裤。他长着一双短而粗的小手,粗糙的皮肤干得像老树皮,手掌上积着一层厚厚的老茧,冬天干燥得裂口渗血,他用胶布一缠,接着干活。我们冬天都会戴手套保护双手,可老刘从不。这样的人,怎么能干得了快递这种繁重的活,还一干就是好多年?

此后七八年间,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。老刘总是早到岗,和我们一起到库房分拣快递,再各自负责自己的片区,扫描、装包,一套流程下来,每件快递至少要在手上过三遍。老刘人瘦小,负责的片区却大、货量也多,分拣时他就坐在地上,在小山似的货物堆里钻来钻去。装包是技术活,一个片区一包,我胡乱一装就完事了,老刘总是码放得整整齐齐,用他的话讲,不放整齐,一趟根本装不下。

老刘的三轮车是自己的,既是干活的工具,也是代步车,车身比我们的都高,可车顶还经常堆放大件。我有时给他搭把手,其实他只是借借我的身高,我还没怎么使劲,货物就已被他递上了车顶。老刘身子小却格外灵活,一转眼就爬上去,麻利地码放整齐,又一出溜滑了下来,动作行云流水。我总替他担心,到了站点,他这么瘦小的身子,怎么再把大件货卸下来。

老刘排行老大,可能是母体里营养不良,发育得不好。他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,三人身高都比他高,所以父母从不舍得让他干重活。可老刘非要自己出来打工,听说他之前还在浙江待过,这份快递工作是开饭店的三弟帮他找的。但他不愿依赖三弟照顾,四十岁时,老刘成了家,娶了个带着儿子的寡妇。如今老刘养着一家三口,他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亲骨肉,管孩子叫“我们的队伍”,自己是操心的“大家长”。

店里几个人,老刘送货量是最大的。他平时格外节俭,衣服从来不买,一件工服从发下来一直穿到褪色发白,不发新的就继续穿。每天早上在家吃饭,中午从来不舍得在外边吃,非要等到晚上回去才吃第二顿饭。他三轮车把上挂着个

捡来的包,里边装着些小吃,都是好心人顺手给的,饿了他就拿来垫垫肚子。

老刘是实打实的老好人。有工友说有个好买卖能挣钱,向老刘借钱,他二话不说就把八千元借了出去。可没过多久,这人就离职失联了,估计这钱是要不回来了,可老刘依旧乐呵呵的,说起这事也毫不在乎。快递工作压力大,有时会遇到难缠的客户、难处理的问题,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发泄情绪,踢一脚墙角、骂几句难听话排解一下,可从没见过老刘有过不高兴的时候。他每天埋头干活,偶尔还会跟我们开个玩笑。

如今,我已离开快递行业三年了,偶尔去快递站点,还能看到老刘的身影。快递费一降再降,从原来一块钱一件,降到最低只有两毛钱一件,可老刘还在坚持。

如果有人在临汾市的马路上,看见一个像小孩似的小老头,开着一辆高高大大的三轮车,车身上写着“申通快递083号”,那一定就是老刘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bwanxing@163.com

◇四时风物

春天余额已不足

[贵州]赵仕华

如果大自然是一家银行,春天在它那里开了户,那么,如今,账户里的余额已所剩无几。

窗外是一片被初夏逼得发黑的绿意,空气中已然有了酷热的征兆,还有植物蒸腾出的潮湿。办公楼离停车场有三百余米,人行道旁的树木的叶子,不经意间就已层层叠叠挤在一起,透着一股“盛极将衰”的沉默。墙角有几丛迟开的蔷薇,撑着最后几抹残红,像是春天钱包里最后几枚叮当作响的硬币。

办公室的窗,依旧框着山川河流、农田阡陌。可春日的姹紫嫣红已渐渐远去,曾经满目金黄的油菜花海,早已化入泥土,只剩下一天天长高的绿。野草疯狂占据每一寸空隙,其间点缀着开得马马虎虎的小野花。风从山那边的高楼跑过来,热乎乎的,夏天的衣角已触手可及。

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一震,是妻子发来的照片。她步行去上班,路过河滨公园,先前满架的紫藤早已花谢,浓密的绿叶投下大片凉荫。而旁边的花园里,桂花的嫩叶绿莹莹的,挺精神。小池塘里,有风吹起的圆圈。妻子一句话也没说,但这静默的画面比任何文字都响亮:春天正在清空账户,夏天即将登台。

下班时,我特意步行回家。

观光园里,绿云无边,阳光挣扎着漏下几点黯淡光斑。蝉尚未鼓噪,但一种酝酿中的嗡嗡声似已弥漫在空气里。池塘里,荷叶已舒展开小小的圆盘。有放学回家的孩子从园中跑过,追逐打闹声近了,又远。

不知不觉,又到了绕城的小河边。河水丰腴迟缓,倒映着飘逸的柳条。岸边的草深可及膝,带着无人修剪的野性,一个劲地往上疯长。一只蜜蜂慢吞吞地飞过,停在一朵花上,久久不动。

我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春天这位慷慨的富翁,在挥霍尽绚烂后,正不动声色地盘点最后的“余额”。回望田野,盛满绿意的田垄与疯长的野草无言相对。那暮春的试探,是生命抵达顶峰后向下一个阶段沉默的过渡。

回到家,饭菜上桌。手机在昏暗里亮起,是朋友的信息,短短一句:“我母亲晒些薄荷叶,分你一包,放小区门卫室的,记得去取。天燥,泡水喝。”

取回,打开。干燥的薄荷叶蜷缩成灰绿的碎片,蓄着阳光与风留下的所有气息。热水注入,它们在杯中缓缓旋转,舒展,漾开一抹沉静的绿。春天的余额或许会耗尽。但在暑气来临之前,早已有人为你存好了清凉的零钱。

